

書名 漢蔡中郎集六卷 嘉靖二十七年序任城楊賢刊本
撰者 漢 蔡邕 撰，明 喬世寧，明 俞憲 校訂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別集 漢魏六朝 漢
索書號 倉石40022
編號 4002100

卷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漢蔡中郎集六卷 嘉靖二十七年序任城楊賢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蔡中郎集卷之一

明 殺 祔 喬 世 寧 景 叔 無 錫 俞 憲 汝 成 校 訂 任
城 楊 賢 子 庸 梓 行

獨斷

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
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
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
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

蔡中郎集

卷一

一

漢祭中郎集卷之二終

漢祭中郎集卷之三

明棧栩喬世寧景叔無錫俞憲汝成校訂任
城楊賢子庸梓行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
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

設執鞭之言審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單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備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

利定不援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愾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靚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干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

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
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躡機以忘其危夫華
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滛士背道而辜人毀
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較天天是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璞遠壤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壅渠驟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
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麤
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

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
殘灾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
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
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鷺克庭譬猶鍾山之玉泗
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
闢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
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箠笠並載擐甲揚鋒不
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閱于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頊理鬣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圜不
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
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
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
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
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鬧謙盈之効迷損益
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
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路下獲熏芥之辜

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務曾不鑒禍以知畏
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踟而躑之怨豈在明
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
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出所防帶甲百萬非一
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燬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
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
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

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
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
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闡閭闔乘天衢擁
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
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
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

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綠聲於鳥語
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
偃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圉
狼曠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飛明勇於赴流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嬰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叅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
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絳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

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向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異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

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
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
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
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二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

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冬序又曰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
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
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
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
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
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
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

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
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
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
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
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
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

明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補鎬京之詩以明之凡
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又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
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屋徑二百一
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
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園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
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
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

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
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
人事天子祭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
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
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
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
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
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
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二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

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
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
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
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
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
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
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

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權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

有注記者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
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
爲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
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
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
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
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
也

周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
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
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
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
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
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濶廢弛故不用
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問者曰曆云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主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

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公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備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牲如廟有桃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由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閭何也曰閭尹者內官也主宮宗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閭閭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閭尹所主知當作闔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

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
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獨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今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
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
傳曰小昏正而裁築而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
裁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
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此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
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

大陰陰陽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
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
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
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
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
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
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
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所

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鷄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

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大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

故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正交論

開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違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

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張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

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
思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采若擇其正
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
嘉穀與稷並爲稌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
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
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由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
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屈勝先擒馬

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交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
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
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
雖振鷺之集西靡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伐柯不遠之則
韶亂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閒不遊戲初
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
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
術不綜心通性遠剖織入真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

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
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
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
卓逸不群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
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璋之高價昭大知
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
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
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又佐煎熬鬱

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
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
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顏淵
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
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巨豈寢疾羸匍匐
拜寄不敢湏通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

德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遠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
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賦也豈我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為頌曰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
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
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柞之休徵惟光厥徵伊
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
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折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賦以

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朱公叔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李珪等議所謚云
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
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
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
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
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
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

者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
間焉今子曹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
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群典稽之謚法夫萬
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
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
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
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
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
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

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
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
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
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
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
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
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
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樸謂之精麗者
昔魯季孫行父卒室无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
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
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也稱文也邾
子籛篠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
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
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
屢以忤遠玷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
罹疾瘵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

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
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
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
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
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
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
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

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
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
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上而其位是也
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曰父將詭時
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
有尼父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
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
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
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
安聞傾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終



